

皆錢李之功願也長者深有德於莆人余恐歲久人無知者故傳以告來世云

開禧元年臘月朔權興化軍事王居安重立。載宏治府事。陂集

附 宏治府志鄉惠傳

李宏有唐裔也其先有因安史之亂避地來閩者卜居侯官之福星坊世雄於財宏有大志嘗欲傾家貲以濟世聞莆田壺公洋三面瀕海潮汐衝齧雖有陂塘潄水旱潦無所蓄洩民以爲病治平間長樂錢氏女及林從世相繼築陂於溪之上流皆不得其水勢隨築隨潰熙寧八年宏應詔而來有僧智日者爲相地於溪之下流木蘭山下規畫已定而後築之陂遂成卽令木蘭陂是

也至是海潮始有所障乃開溝大小百有餘條以導陂
之下流作斗門以啓閉諸溝之水設涵洞以疏通斗門
之所不及復築塘爲田以授於民由是莆南洋之田萬
有餘頃皆賴溉灌民獲其利稱爲長者卒邑人立廟於
陂之上春秋祀焉景定三年詔封惠濟侯降璽書褒諭
郡人夾漈鄭樵尙書林大鼎皆有記今子孫居於廟之
左右食宏之田以奉祀事官仍復其家又有吳諷者莆
田人唐屯田員外郎祭之後官司選土著大家食陂之
利者輪差正副以司財穀以時巡視而修治之時在選
者十有四人而諷與焉

原注十四人者余氏三人朱氏七人陳氏林氏吳氏顧氏各一人皆莆人吳卽諷也

子

孫繼是役者年有酬勞日有食錢蓋以先世有功於陝特加優厚迄今猶然每歲春秋祭宏其十四人皆得與

享云

原注出宋志

林國鈞字公秉莆之姑青人早游場屋不利自三舍法罷不復有仕進意高宗朝以其子嘗由里選版授廸功卽加承議卽賜緋衣銀魚致仕國鈞爲人好施與鄉鄰貧乏者取貲財遣人投暗中助之建紅泉書院延族子光朝爲師以淑俊秀置義田贍四方從學之士白湖去城三里有浮梁紹興初更造石橋一時有力者欲移建木蘭陂下謂是處江流且縮而兩隄突起國鈞以爲此

說正相反惟江闊岸平則無喧豨撞擊之思傾資相衆以相其成又伐石砌黃石抵城之路凡二十餘里年九十齒髮落而更生作亭曰回年陳俊卿爲書其匾因以自號旣沒光朝銘其墓子二人充安南軍司戶參政襄建寧府司法參軍孫恂如少從光朝學後選蒲舊家十四人爲水蘭陂正副恂如與焉持誠秉公以民事爲已事陂南岸決數十丈傾資殫力修築水以無患至今與十四人並醮饗李宏之祭子孫亦世食酬勞之利云

原書
無

水蘭陂記

元慎蒙

陂在府城西南水蘭山下溪源自永春仙遊西南下合澗

谷之水三百六十會流注海海水與山水交則鹹與淡雜不能耕耨止生莆草故曰莆田宋治平初長樂錢氏女始議堰陂將軍巖前據溪上流陂成郡人陳臧宴拜以謝之忽報陂壞錢氏往觀之憤功之不成投水死既同邑林從世復來相溪下流改築上杭溫泉山口將成潮勢衝激亦壞熙寧八年侯官李長者宏實應詔募而來始相今址卽其所興工處商度者朞月悟錢氏與林從世陂工之不就失在截山水與海水爲二而不能分山水之流蓋山水多而急海水少而緩不殺其急則急與緩合并欲其分流漑田不可得也乃率衆用錢七十萬縉疊石割陂三十二間

間樹石柱二而置閘其中以時縱閉陂深二丈五尺闊三十五丈卽陂之右疏渠導水障東流而南注者三十餘里爲大溝七小溝無算漑南洋上中下三段民田一段維新南匿胡公三里爲水泄九塘四溪圳八水辦斗門一中段莆田南匿國清三里爲水泄一溝四林墩洋城斗門二段段莆田連江興福三里爲水泄二溝四蓋所泄愈多其勢愈緩遂使二水分流各注所謂因勢利導雖大禹之治水不能過也計漑田萬餘頃歲輸軍儲三萬七千斛其利亦云溥哉抑考李宏於工之未興前數載有馮仙智曰者貫酒宏家三年不責酬將行曰當與子遇木蘭山前宏前期

而後嘗日乃以方畧夜役鬼物朝成竹樊先是木蘭有邊
竹則築之讖宏乃依竹作隄而始成又故老相傳陂基下
有石盤橫亘北山蓋因石爲址而石成之兩石相斲處各
爲函如銀錠狀而範鐵汁其中故能與洪流敵經久不壞
長者家富不貲已析爲七子所有且曰吾費從其長者始
若費而功成卽其所餘者復分之後七子之家蕩盡計三
十年而陂始成夫以是功之成其精誠上通於天使智者
授之以術占者先之以讖而錢氏與林從世則創始開端
殉之以身家而不顧合是數者故能以一人開萬世之利
也昔頌德者有曰壺山水遶恩波在村北村南處處耕又

曰羣黎共戴東西廟一水平分南地溪夫一布衣而輕財
尚義舍身殉民若此故樂爲之記

名山勝槩記

木蘭陂集序

明林俊

行水之道因利害而順逆之耳夫水溢而上則下民其魚
順流以熄其害若導河積石導江岷山者是也水趨而下
則上田不毛逆壅以収其利若鑿鄭國渠堰鉗盧陂者又
是也然順之勢易逆而壅雖小猶難者以人之力而與水
爭也逢其怒則不可禦矣木蘭之溪源永春流德化歷仙
遊趨蒲而注之海不爲不遠匯三百六十澗之流不爲不
多引以溉南北二洋萬餘頃之田不爲不利以溥溪而不

陂容無蹈西門豹之譏者乎然李冰疏蜀終深陸海之悲
河伯循崖徒切望洋之嘆以郡而無奇男子賢士夫良守
令不信也而錢媛僅女人林從世僅進士李長者僅富民
皆自鄰郡而至捐金濟物不待一命而然俱偉以烈矣私
惜者急義同而役智各異故長者獨垂無右之功嘗蹟故
陂論之行水行兵道一也兵法得地者勝錢之始築將軍
巖下右堅左脆水薄其脆林繼築溫泉之口上急而下渙
水襲其渙其取敗固宜長者重有剗焉木蘭相基天假神
授兩山夾峙左右翊以當其衝伐石海洲臥牛拋馬縱橫
牙互而鉤鎖以固蓋以人之力助其中堅水不得不循我

渠道以行支川走二洋歸斗門以溉以宿以節而入海陂成而利莆世世命脈在此也夫財貴能散者也長者之義與卜式同而助邊助陂殺人養人異耳公非劉氏七廟記謂賈滂攻城野戰殺人以取王封而信堰水溉田興養人之利僅美頡侯今長者與信同功而祀義廟食侯封沐我孝宗敬皇帝歲祭之錫信不及矣陂有誥文記傳諸紀其裔孫郡庠生熊類而集之請序於余拙宦委散未能買田卜室以託老是陂筆耕磽薄間嘗竊烟水自潤斯序也其

容哀落厚辭

見素集

木蘭陂集

李長者堰水蘭之陂莆人命賑繫焉是陂將與天壤相爲
無窮也賢守令護視是陂猶護其陂而按部之使究心民
事者必詢及之陂事大畧具郡志若李氏家藏上世誥詞
公牘一切規例及名公石刻之文讚頌歌辭視郡志特詳
其裔孫郡庠生熊嘗慮散逸彙編成集林都憲見素序之
矣於是求觀踵至或上官取視懼失故本抄錄甚艱楮墨
亦費大尹雷侯孟升惓惓護視是陂議刻集以傳顧以卷
帙浩繁屬余節其尤要者付之梓嗚呼自夏書述禹貢周
禮有職方氏太史公作河渠書班固作溝洫志唐宋而下
水利俱有專紀是陂關一郡水利可無籍乎然近聞陂多

滲漉諸溝填淤受水頗淺東山石涵蕩無禁閉民爲埭田者私設涵竇什佰於舊雨止水落天旱溝涸而長者之澤日以耗矣農家作苦歲比不登莆之患宜無急於是者賢守令究其利病而弛張之是集可考也因僭引其說於篇

端山齋集

重修木蘭陂記

宋鄭樵

集二百六十澗總而爲一故有無窮之流斷大川之流柝而爲三故有無窮之澤此邦民貧不任竭作興木蘭陂之役者有長樂郡之三人焉始則錢氏之女用十萬緡旣成而防決次則林氏之叟復以十萬緡未就而功墮錢氏吐

憤遂從曹娥以遊林叟啣冤徒起精衛之忿自茲以還興
利之人惟增望洋之嘆莫克水濱之間且遏長江之勢使
洪瀾怒濤不得東之豈人力也哉熙寧初有李長者宏富
而能仁故得其稱有此志矣天降異人焉曰馮智日者貰
酒其家三年不責酬將行曰當與子遇木蘭山前長者先
期而俟乃授以方略夜役鬼物朝成竹樊又圖蒼龍以貽
長者投二楹於江一以上覆一以下承而去孺子可教果
得黃石之素書衣履不沾乃見葛公之涉水水長者於是依
竹爲隄功成不爽鑱石爲楹以爲禦距楹爲障以爲階壅
川之陂循南以濟相其高下釐爲三洫使無偏注行五十

叙述

餘里達於海瀕海爲四斗門以備蓄泄凡溉田一萬頃使
邦無旱暵饑饉之虞百年於茲故長者得廟食焉山岳之
摧由於朽壤江海之注竭於漏卮紹興二十八年之秋陂
失故道由北岸而東奔重淵如酌魚鼈焉依三衢馮君元
肅適以斯時至凡川澤陂池之事一時盡究謂馬伏波所
過州縣以爲灌溉之利况吾來丞是邑而專是職乎木蘭
之陂吾不得以後時以水昏正而栽之日夜從事九旬而
成不愆於素舉鋪成雲決渠降雨父老載塗式歌且舞水
蘭兆讖者二曰逢竹則築又曰水繞壺公山蒲陽朱紫半
舉一郡之水此水爲多盡一郡之利此利爲溥使萬井生

靈免於溝壑則馮永之績爲可書其辭曰南標銅柱已仆
風埃北勒燕然又蝕莓苔孰若賈渠難湮召埭不朽惟川
澤之功與天地爲長久沃州之山白氏有緣肇於道猷成
於寂然水蘭之陂辱在馮君伊昔甚偉於今有芬嗚呼源
清流長千載融融君子之澤不可終窮

夾際文集

水蘭陂記

元劉俾榮

莆田南陬際海爲田厥土平廣雨潦至則旁無畔岸旱暵
則瀦水不足以濟此陂之所由創泄水止水隨時之義大
矣哉按郡乘溪源自永春德化仙遊來會澗壑之水三百
六十注於海宋治平初長樂錢氏女始議築堰於將軍巖

前據溪上流垂成輒毀既而同邑林從世復來相溪下流
既築溫泉山口而潮汐衝擊不可禦熙寧中侯官長者李
侯實應詔募度地木蘭有馮仙智日授以方畧率財七萬
餘緡疊石爲址布柱三十二間卽陂之右疏渠障水而東
注四十里漑南洋萬餘頃乾五塘皆爲沃壤古讖云水繞
壺公山蒲陽朱紫半此其驗也陂成立水南大姓一十四
戶規塘地墾田六百斛爲陂之贍每歲輸倉祭祀酬勞外
折券寄庫陂壞卽修葺弊條目鏤記於主管水利者自紹
興陂失故道由北岸東奔邑丞馮元肅督役九旬而成後
歷年重修難以殫述頃因水勢湏洞柱石傾壞至正己卯

陂正副吳辰甫以聞於府長侯達魯花赤八哈的牙兒摘
委城司長官納懷鳩工郡曹掾張元道李存祖贊其畫增
壘石每層植松柱五根三閱月而畢其鞏固不拔之基又
可爲千百年之計侯之治莆也旣新南山佛樓復葺湄島
妃廟乃興斯役開水利以穀我民南陽召父不得專美於
前矣若夫錢李事蹟有劉文定記在不贅

宏治府志載全文據
陂集孫劉俚榮作

重修水蘭陂記

明吳源

由熙甯橋遷迤南望際山濱海空曠平行阡絡陌繹最爲
沃壤而孰知化斥鹵爲上腴銷旱乾水溢之虞致公賦民
食之羨皆以水蘭陂爲之利乎始陂未剏恃五塘瀦水漑

南洋田所瀦潦水耳雨則盈旱則涸而捐以爲塘者又皆可耕之地取利少而遺利多及陂旣剏然後合永春德化仙遊之水及諸澗壑三百又六十匯於木蘭山下者盡障而南之演迤三十里不啻南洋之田無上中下段皆資灌溉之利又乾向之五塘以予民耕稼其中功利幾及莆田之半長樂錢聖女始其謀材從世繼其後卒賴侯官李長者宏卽今址而績於成皆有功於民者也是陂之創德施博而功利鉅則葺而修之者能不望於後之人乎故嘗論之自古興大利定大業必有明足察物公以忘己健以致決然後就之不疑而後之人亦必有前人之明之公與健

然後能因前人之功而修之久而不壞相彼木蘭滔滔深
流而宋熙寧以前曾無謀而陂之豈智不足哉旣明而公
又健世不多見惟李長者兼是獨就是功則陂之創迄今
三百餘年又豈無補缺敗塞罅漏皆苟且一時而不可久
者亦非不足於智未有如李公之明之公與健亦不能修
李公之功惟今通守尉遲公察物之明忘己之公致決之
健蓋兼有焉故能當興修之任而陂之傾者支圯者易壅
者踣底之穴於滲泄者實以礫石灰灌而木并之兩岸淪
於墊齧者經緯以巨石深植堅築而廣隄之梁石於廿又
九間之上以便陂司護視者之往來鉤鐵於廿又九間之

御以防暴漲猝至者之衝蕩復南斗門板閘而繞壺公而流者益以腴南洋之田新甃北斗門併其板閘而循上杭橋而流者利及於東埔柳橋凡有田之處其將修上杭橋道濬北溝深之以廣其惠陂之剝餘三百年自今一修又可三百年之久所以膏腴斥鹵之區而裕郡之公賦民食一上下於安樂者德施又豈不甚鉅哉始議修陂太守吳公與公協其謀爲之踰月吳公去公曰役不可已此我責也與書佐黃子正往宿陂上專督之而身親三兩日一臨觀以視其成起洪武八年十二月至九年八月迄功木石灰漆油鐵予價傭予直夫予食期約謹賞罰信差役均所

糜錢楮皆出於衛府縣官吏祿廩與穀於陂者之樂助民不知修陂之費而坐享陂之利公又曰錢聖女林從世功雖弗就開端創始宜得祀李長者有功於民法當祀則因故廟完新而美飾之又築坊表於廟之前圖事跡於壁之上示歸功之意於是興化衛指揮陳公親至陂上舉酒相慶而其郡之老太學吳源言於衆曰知前人利莆民而修是陂公既論功前人衆可不稱功於今公哉源老矣徒以筆墨紀成績他日樹甘棠之碑將並公治郡之政大書特書不一書指揮陳公名恭字敬德安遠人太守吳公名震字子柳安遠人公名潤字公澤朝邑人書佐黃子正莆人

御史文江公齋孫是歲八月望日

記載破集

修木蘭陂記 明林圭

陂之建始於錢成於李民食其利數百載廢壞復修屢矣至是陂敗岸摧下流盡泄父老來告通守董侯憂形於色既而嘆曰使民饑而無食吾獨安之乎乃勞心殫慮相度地宜其法削木爲板厚四寸入土中加石其上縱橫積疊鱗次櫛比以完以固隄北則又布杙入地積疊以石如前法舊石爲柱三十二間風濤所折減其四礮石以爲之助及是則以巨石覆其上石厚一尺五寸長丈餘前後皆然復以斗門舊置閘板爲之濼縱旱閉或奔流迅急而不及

縱悉易以石舉無待於縱閉而旱以蓄潦以泄法至密矣
神宇蠹壞則又修之而改其不可修者以神有利澤於民
廟祀宜相爲無窮也用力計庸四萬八千五百而人不以
爲勞糜楮以定計一萬五千餘求諸施者而人不吝以癸
巳十一月甲申建工越明年二月乙未告成父老請記其
事予謂水利重事也陂蓄三百里清流分南北二洋溉田
數萬頃廢而不修民將無食修之則事大且難董侯茲已
滿考汲汲焉惟是之務其時郡缺員當事機繁勞之會則
有若長幕蔣君與其佐之賢能贊理之俾侯得施其勞而
人享其利要皆一念爲民以侯之心爲心耳方役之興侯

則曰使天不雨而役以成幸孰大焉旣而不雨凡三閱月而功就侯又曰茲役之成惟天是賴農務方興願錫之雨幸又孰大焉丁巳大雨終日乃止蓋侯以民爲心一念之誠上通乎天有必然矣侯涖官已兩考政事之施邦民受惠水利其大者時董其役者里之長者朱季和主其施者都綱大定也餘具陂左侯名彬字大質廣平人

宏治府志

陂集

重修木蘭陂記

明黎恬

事苟爲民所利職民者所必爲也然而屢作屢壞效雖易得而民益煩一勞久固雖難成功而民遂逸君子奚忍重煩吾民而不致之逸也而况其利有永有不永者哉此余

於莆丞葉君重修陂事而有所取爾陂名木蘭距郡城南
七八里其水之源演迤浩瀚合仙遊永春德化諸溪流而
注於海陂之建禦海潮之溢蓄溪流之匯南北二洋賴以
灌溉其爲利溥矣相傳謂錢氏作之李氏成之今日數百
載不能無壞復修屢壞壞則水盡泄而失其利宣德辛亥
吳興葉君叔文來丞是邑陂復壞父老以告謀因其舊而
修之君詣視之令於衆曰陂之壞由隄狹與乘石以板耳
屢作屢壞祇益煩民而不能永其利今重勞吾民庶幾一
勞久固民遂以逸而利永存是固爾民之所利我則因而
利之然必不違乎農時何如衆皆曰吾侯嘉惠我毗敢不

畢力以從乃出公帑捐已俸爲倡其民之富者給粟與財
貧者力役趨事盡撤舊隄之石而改築之廣加尋有二尺
長如其舊椽杙入地九尺以固其址而石附焉悉以石代
板積疊密比層見若鱗次然漸高漸殺至石梁而止梁爲
間三十有二而塞其四亦仍舊也經始是歲十一月之十
六日越明年壬子正月十有五日告成屹然爲一巨障功
似難而爲之易民不知煩而利永由葉君誠於愛民而勤
於勸勞以速其成工訖五日大雨溪漲泛隄而注邑之耆
庶聚而語曰使雨先五日則功殆矣天其相吾侯愛民之
心而成其利民之功乎不可無記走書翰林院編修林君

恆簡以屬於予惟水利固職民之重事葉君於是役能不
求近效而圖永久所謂惠而不費勞而不怨者乎葉君泣
邑多善政茲特記夫陂之事焉觀乎此推見之矣是爲記

陂集

重修木蘭陂記

明陳俊

水之爲利溥矣代天施長地力衣食元元而足國家之用
善爲政者以爲先務焉吾莆斗壘地多磽瘠膏腴之利惟
南北二洋然負山瀕海颶風作則怒濤驚盪暴雨作則溪
漲瀰漫且水源發微涸可立待不於衆流之會爲陂爲三
門以蓄泄旱乾水溢之患其有已乎此李長者木蘭陂之

所以作也陂在郡城南十里上有三百六十流之會下有
潮汐往來之衝激屹立其中幹旋其流分析左右而入於
溝以溉二洋之田蓄洩有方旱潦無虞然自宋迄今歷年既
久不能不壞不修則墮已成之功貽無窮之患王公視政
之餘循行戾止慨前功將圯惕然隱憂乃屬耆老而告之
曰前人爲民興利吾可愧前人哉必修復之然不能無費
且勞若意謂何僉曰公爲民興利不忍勞費其民仁之至
也不一勞者不永佚不暫費者不永甯驗田出粟何費之
惜差力供作何勞之辭惟所令而已公幡然善曰吾意也
於是相機度宜使吏王原明耆民陳叔宣王宏安等董其

役築堰截流大集衆工陂舊爲閘二十有八今穿漏圯壞者六悉撤舊址實灰土貫松木疊以鉅石縱橫上下勾連參錯櫛比鱗次以爲固其南北岸而善頽者則亦布杙疊石如前法高下深廣仍舊而工力綿密視昔之修不知幾倍徙其長以尺計千四十有奇石與杙以枚數七千四百有奇人以工積萬七千有奇經始天順癸未十月辛亥訖工明年二月丁丑役成謀余文刻諸石惟水土之政所以養民凡受牧字之寄者以是爲務則民得其養教易以行不務此而急於簿書期會之間是謂不知務是謂冥行今陂爲利害所係於成功將墮之際修葺保全不誠知所務

乎昔白公修鄭國之渠民有禾黍之謠杜詩修南陽之渠
人有杜母之頌吾知蒲食其利亦如谷口南陽之歌矣予
農部屬也聞郡邑官能修農事者歎羨起敬矧公興吾邑
之利敢辭於言乎謹記興作本末備他日太史氏之擇公
名常字大經江南臨江人由名進士擢監察御史出爲今
官政績多可紀此其一云 破集

重修木蘭陂記

明周瑛

事有敗於盛滿功或成於細微盛滿何敗忽心生也細微
何功畏心生也每觀天下事而究其成敗未嘗不致意於
斯焉蒲地瀕海居民種田恃六塘後言者謂永春德化仙

遊三縣水合趨入海若頽而堰之可灌萬頃宋治平中長
樂錢氏女提金來累址將軍巖下陂方落成忽暴漲潰錢
氏赴水死同邑林進士從世復以十萬緡來累址溫泉水
口爲怒濤所奪熙寧中詔募興陂者於是侯官李安盡以
其貲來宏多財好施號長者既來與浮圖馮智曰步水濱
求地脈定址水蘭山下作今陂長三十五丈分三十三門
伐石爲礎插大地中依礎爲防高出水上石布置皆口吻
相饒陂立水中屹如岡阜昔狂瀾入海者拆而東注南洋
爲沃壤紹興中陂失故道決北岸東駛縣丞馮元肅治之
元至正中石傾達魯花赤八哈的牙兒又治之延祐間總

管張仲儀作萬金斗門分溉延興孝義仁德三里田而北
洋始分其利國朝通判董彬縣丞葉叔文嘗修治董以板
傅土以石傅板鉤鎖結砌壓以巨石葉謂以石傅板易壞
址薄亦壞築上下堰涸溪海二流剔板出之椽杙入地九
尺廣視舊加丈有二尺取石結砌如前法旣又疏南北二
洋溝故莆言水利者必曰葉丞云宏治庚戌黃巖王公騶
由進士刑部員外郎出守莆會同官往視陂歎曰大哉陂
乎無是陂無莆民矣民方苦陂壞聞言願輸田畝所入爲
費公擇郡人有齒與識者林叔孟林仰止司其事舊陂爲
址固至是漸穿公曰涓涓不止將成江河命涸流求孔穴

之舊陂上流布長石接水下流布長石迤水至是下流
石脫落公曰不治則陂仆伐長石七十餘以補益之舊南
北岸善決公曰岸決則及陂命布地牛加灰石至協應昇
仙二廟迺祀有功是陂者今傾圯惡可無治烏虜盛滿者
覆敗所自起細微者事功所自起公戒覆敗於盛滿競事
功於細微使前人遺緒未墜莆人命脈復存此之爲見但
治一陂已哉旣卒功縣尹李君福念公勤民屬瑛紀其事
瑛莆民也飲木蘭水敢忘所自謹推公意重有告焉木蘭
陂水之源也東角遮浪諸長隄水之委也洋城林墩東山
蘆浦四斗門水之操縱也近所作岳公橋與諸旁近作

洞以走泄水利及夫舊所爲水則或竊而低之者又水之
耗也公愛民未已請治其源固其委慎其操縱而處分
乎水者則爲利益溥也

宏治府志
破集

重修水蘭陂記

明劉勳

水蘭陂之利蒲民也四百年於今矣李長者功德在人心
久在協應祠廟然陂築以石石不渙者大石柱欄之故柱
以將軍名上截溪流下遏潮不令上壅撐支巨力無歲廢
有風雨靡常祠亦圯敝在昔君子爲政時省而修之諸有
記存可考也顧陂之石柱且傾百年來無能正者澗山周
公握符吾郡下車後歷覽咨詢陂夫備陂及廟應修狀以

聞公曰陂誠莆農事攸賴廟以報長者亦祈財護陂奚可
後躬自閱視揆材度庸復重念曰懷永圖者不惜費求實
效者須得人廉召邑民余宗兄希夷發給贖金俾鳩工董
役告之曰察微患可防知要功易集陂非石罅漏爲慮大
柱無以欄石爲憂柱乃傾石就渙矣陂曷以固若往慎念
哉希夷肅將走相咸云正柱之難以白公戒善營之無勞
是惜希夷遵規矢勞百十年難正之柱一旦挺然而陂無
虞宏才遠識仁愛勤民深矣乎陂工告竣廟足迓休希夷
述公德於勲屬爲記勲躬耕百畝飲潤木蘭沐公惠仁得
免枵腹固宜撰記以告將來公入莆再期興修康濟范文

正公之令興化築海隄衛田民享其利者以范爲姓范公
姑蘇產鄉哲光典型公無愧矣公各大禮起家進士任西
曹執法忤權貴左遷尋移留都歷工部郎中來守據所設
施各位不可量記以俟修郡史者大書云

宏治府志
陂集

重修木蘭陂兩岸記

明陳大珊

木蘭陂扼海之上溪之趨者流駛甚漲潦衝突岸易壞往
有修築稅及飲水之田小則給工贖擇民之有財力者董
其役後因爲利估浮於檢落之多費糜於日用之曠卽造
作如法官與民猶病况未必如法耶嘉靖甲寅歲岸嘗小
壞前令選川許侯知其弊以南廂民林壽六修之要工畢

給直是上以不盡力疑其民民以不給直疑其上豈圖功之道哉次年夏許旣去岸大壞其南中陷若深壑北決一溝長十數丈僅存護石之址其秋郡守蓮塘陸公縣令水南何侯始泣任陸公以長者裔孫庠士李謬言下之縣謂何侯曰役民興利固縣事聞過家率鄉里治水今宜爲莆固此隄侯謹諾屬防海未暇春二月警報息陸公下教曰雨水將至役不容緩卽日來視已密有畫矣惟新里老舉茂復等十四人侯視無營幹才使分治灰土別以南力民吳曰徵陳伯伍督其事視所計未必盡用出贖金先給其半明輸而使之併力助以闡夫又使十四人監其工日赴

縣登於籍侯間至而稽之責其惰者作如其家岸之旁及
水面灰土堅築之加石爲護焉始二月十六日訖工三月
九日灰土之直匠之傭凡白金四十二兩成亟費省而岸
甚固自始事及竣皆晴霽便力作前後則淫雨泥淖若天
假之以濟者君子謂陸公以誠託侯侯以誠使民故上得
天時下得人力收相成之效以就不日之功不可以觀政
耶余耕鑿陂下感時意深嘉世道之寄在莆陽郡邑也故
因茂復等之請爲之記且示後來役民興事之法陂集

重修木蘭陂東隄記

明蕭奇勳

郡大夫敬所錢公署篆之旬月陳紀綱蘄姑槁還遭逃剪

諸一切煩苛弊蠹而新之既而有事於木蘭陂李長者廟
覩隄岸就毀廟宇罹兵火後頽薨斷楹殊不稱則喟然歎
曰政孰有大於是者乎乃委郡幕劉梅董役估備捐俸乘
農隙葺治隄用石一千三百餘丈爲工四百五十有奇修
廟正室並兩廡庀材巨細凡三百章爲工亦贏四百補周
垣之傾圯者鮮丹雘之漫漶者蓋汲甃瓦之欹缺腐敗者
肇事隆慶己巳之十一月至次月末旬訖工由是層軒切
漢修隄卧波溪洄瀾澄人變神妥過者罔不舉手加額曰
都哉賢大夫之績李長者之功與山川同其不朽匪大夫
又疇能欽翼興起之耶次歲春仲能幹陳伯伍偕諸父老

請紀諸石予自屏伏來杜門高臥惟歲時操小艇攜詩侶
嘯咏木蘭烟水間謁長者廟頽隄殘宇觸目激衷舊秋聞
公政異甚議以請公已戒徒鳩工矣則莞然自笑以爲世
有憂天獻曝之夫余乃似之嘗覽眺方輿歎陂之關吾郡
也海邦沮洳雖有瀨溪一水納數百里之流可導以漑如
潮汐瀾漫何錢媛初築將軍巖進士林從世再築溫泉口
皆垂成而墮李長者宏始遇神僧木蘭山下収成功焉後
隄岸頻潰嘉靖己巳郡守澱山周公修之乙卯水南何侯
又修之荐罹倭患陂與廟並將圯非賢大夫心民瘼景先
哲疇念及此昔太史公遍觀禹迹著河渠書其於鑿涇洧

決漳鄴詳示水之利害爲後世慮我國家覆露區寓尤重
勸農水利之官顧風靡吏媮視民之休戚而秦越之奈之
何乎今之時耶錢大夫郡佐耳初涖任出籌畫翼中丞公
滅海寇干計天子錫金騎褒之卽署郡聲聞藉藉又能捐
俸急義使隄陂再鞏廟宇赫然第其勲伐其於太史公所
紀西門豹諸君子何讓焉公名穀字子仁浙嘉禾人由魏
科試天曹第一初丞吾郡德業名位蒸蒸日上艾云陂集

重修木蘭陂隄記

明黃謙

去興化城南七里有溪源永春德化仙遊會澗壑之水東
趨於海宋治平元年長樂錢氏女提金來築陂將軍巖欲

以溉田陂成輒壞飲恨赴水熙寧八年侯官李長者宏應
詔至傾家貲七萬緡定址木蘭山下疊石成陂墮瘞捍海
導水注南洋三十里鑿大溝七小溝百有九溉田萬餘頃
歲輸軍儲三萬七千斛北洋亦引溉田錢李併膺封祀宏
治十六年祀典載申萬歷七年秋暴雨浹旬陂隄南北岸
大壞而廟亦頽執憲高公自泉南移官入楚道經境上聞
陂決患之郡太守陸公莆令葉公俱目擊心軫會上計期
亟瀕行陸公躬詣相度屬別駕許公修復之而以督察屬
攝郡司理馬公許乃白狀撫臺耿公按院敖公暨藩臬分
司余公郭公咸報可捐帑金三百有奇隄隄潭濱加石礎

疊土功度較舊高數尺以防潰敗兩廟之前地墊土疏累以堅石度較舊加縱石一週以殺奔騰迴瀾橋上接洪濤則徹下砌石度較舊長丈有六以固根抵北岸隄下洩水則縱皆累石度較舊廣倍之以杜漏卮而二廟亦鼎新是年南路告饑奉檄召惠安窮民應役而馬公時撫循之工始已卯歲臘月竣事庚辰春三月費金不盈三百報成兩臺嘉獎莆人胥慶伐石屬謙記之予惟木蘭之役具三善焉疏川漉澤則諸夏乂安今陂隄載整淳洩咸宜上供數萬軍儲積有蓋藏是曰興美利一也上古祭法諸侯於原隰之中能生五穀之祇則祀之社句龍稷烈山凡以答神

麻也錢李成毀殊途憫志一軌乃深宮荒莽過者興嗟一朝輪奐廟貌綏成卽若田祖有神豈不俾民錫類是曰重反始二也周禮以荒政十二聚萬民首散貨財是故越川告饑僦衆完城吳地不登募民興造今招徠寔子羣聚版築水土弭甯鴻雁來集救災恤鄰古之道也是曰寓荒政三也嘗觀韓世家遣水工鄭國間秦鑿涇水以罷之鄭國賤工也鑿涇緩師也彼豈本志裨秦秦卒賴之今一舉三善不紀何以彰大美詔來賢哉始陸公行部約許馬兩君循河絕海登高眺遠留題木蘭二廟有填海補天意不兩歲陂塘隄堰取次修舉仁人利溥空言乎哉陸公名通霄

楚江夏人許公培之粵新會人馬公伯瞻吳秀水人葉公承遇東甌人咸有勞勩宜並書 陂集

重修木蘭陂記

黃鳴俊

蓋聞天下之利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成木蘭陂之澤於甫也自宋熙寧始代紀修跡今岸齧隄穿物不停固識者危之雒中王公以分藩重臣鎮興郡凡所爲無近智而有慮適李長者裔孫維機以修陂狀聞公憂形於色曰疾之疾之萬物之時也事下郡太守朱公畫便宜議上施行於是南北輪田畝所入爲費實岸頽厚隄址以餘貲新惠烈惠濟二廟祈祀護陂禮念始之者也然皆應古合舊厭

塞衆心云報成衆屬予紀以昭示公功予惟合三百六十
湖爲一水陂能遏其流以澤南北洋數萬頃之田少當告
敗不有起而修之江漢之注必竭漏卮君子所以重豫戒
也矧亂危甫脫嚮之擁厚賞競末利者皆束手無從獨主
伯亞旅猶能假防隄之利服穠袞故業試巡行木蘭山下
見夫故道安流廟貌聿新莆陽名壤生聚教訓復自今始
則公之大有造於吾郡者豈特一陂之利哉是役也倡者
分藩王公依書成者郡守朱公國藩司理史公允琦縣令
郭公景昌實效協贊力董其事則參軍洪君儒宜並書

國朝

順治辛卯仲

冬 陂集

重修水蘭陂記

黃起有

水蘭陂創自宋錢女始之林進士繼之功俱弗就後李長者應詔至莆堰築乃固上殺駛箭之奔流下遏狂潮之洶激時其蓄瀉漑南洋田其北岸一門則元郭張二總管關漑北洋延興等三里田迄今數百年迭壞迭修然事難功鉅未有如今日者也兵革以來湍流吞齧毋暇周防涓涓將成江河非但蟻罅之易塞也徵召殷繁勞止之民未易佚道使也計畝徵貲涎爲利孔卽有忠實幹辦衆喙慕之將數萬頃之田聽其淪胥爲壑乎率作董成長民是賴於是士民羣請於太守陳公謀諸郡丞吳公別駕王公司理

康公而邑侯沈公躬詣其地究察形便咸慨然曰事孰有急於此者乎資取諸受水之田畝捐錙粒財不患不充役取諸食力之傭覈工受直不侵於中飽心不患不一若乃強力心計好行其德擇而任之事不患不治議既合布令以示捐俸爲倡乃聚人徒具畚揭簞礮礮堅選材鞭石公又勸相之民知上之惠我以生踴躍趨事始嘉平竣修禊禱者新陟者植淤者疏穴者窒而石鱗鱗而水云云鼈擎虬偃屹立中流又新錢李二廟暨茨輪奐煌然改觀公與紳士顧而樂之而龐眉髻稚欣欣相告也蒲故海隅長者以大力建陂遂變沮洳爲沃壤今時勢孔岌非諸公主持

黎民僉應安能以百日之閒完數百年之利鄴渠召埭以
今視昔彼難專美至夫綜理之勤勾稽之密則董事諸君
之功也余老矣但樂觀成爰紀其實以告後

康熙丁未三月
月 陂集

重修水蘭陂記

彭鵬

庚辰秋八月興安水災水蘭陂合三百六十澗之水與怒
濤匯潰甚水涸躡屐北自萬金橋視北隄涉陂視二十八
間壞其半闢前途水巨石場者沒者不以枚南視廻瀾橋
南北隄皆壞李長者廟頽廡下寄錢妃像慨然曰陂始宋
治平間長樂錢女築將軍巖下落成遂決同邑林進士築
溫泉口無功熙甯八年李長者應詔自侯官之莆先遇異

音附方利元
僧馮智日期木蘭山下授方畧布石柱三十二使溪與海
分田資以漑塞五塘爲田撥八百石設陂司修治塘田廢
前明天順甲申始驗田出粟宏治壬子陂壞輸田畝所入
庀工遂爲例

皇朝順治八年歲辛卯一修康熙六年歲丁丑再修由舊
夫水利粒食之源也壞則修太守蘇公師帥方新長者裔
孫李植先具狀請時郡司馬張公治中湯公莆明府周公
咸曰修之亟集紳士三老議僉云南北得水田計畝全得
輸金二分二釐半得者減主佃均輸太守謂兵荒農苦令
田主輸八佃輸二改金輸錢四百按冊照六年例惟東埔

柳亭蘆浦新溝等十四鄉以修馮公隄免輸隄距萬金斗
門里許初決丈餘居民泄泄至三十丈輸如隄例凡八千
畝已完錢六萬六千零未完者支修陂錢四千辛酉十月
既望太守郡司馬治中明府躬祀李長者近鄉約正耆翁
咸在命之曰司收納四人監收二人監匠與工九人物料
二人出入登記二人支給具領赴庫先是僉報幹辦太守
曰本府廉莫姓老人可任請七十叟莫窿與葉洋周輟俱
裹糧飲木蘭水凡百六十日明府單騎視工壬戌夏四月
工竣石計丈千九百六十二蜃灰計數千三百四十五炭
計斤二萬一千六百麻計束四百五十紅土計艘二百二

十九蒞草計擔四十六石匠之工千九百九十泥匠之工九百八十九運土擡石擣灰之工三千五百九十三用宋錢三十六萬六千二百閘之傾者支缺者補送水石之場者沒者就緒南隄七十九丈北隄八十一丈南北橋陂流洄旋處凝溜而隙糜錢六千八十購石四十八丈製大竹圍二十六障水以塞春漲不果圍與石貯修橫山隄又整李廟糜宋錢一萬一千五百建錢廟糜宋錢七萬九千一百李廟在宋元明時馮僧與林黎二公配後撤去其後北隄另立馮廟今將圯修之費財議置主西徧是役也南北得水田九萬九百八十有奇應輸宋錢七十三萬四千有

奇陂與錢李二廟糜若干十四家呈請給修祠錢剩錢已
輸存庫未輸一十八萬四千有奇議修橫山海隄橫山扼
木蘭中流隄決則南北水田俱竭太守親詣至再曰陂竣
乃舉太守襄平蘇公昌臣郡司馬三韓張公四教治中吳
郡湯公傳楷明府廣寧周公鼎董馮公隄者二尹徽州許
公正禧例得書鄉紳陳躍馭舉人葉泮姚濬明經周毅得
附書鵬無勞於本末頗悉爲之記

重修木蘭陂記

知府沈起元

匯永春德化仙遊三百六十澗之水灌莆南北洋數萬頃
之田惟木蘭一陂是障陂之成凡更三人其石柱斗門溝

洳涵洞埧塘堤港與夫經畫區處具載邑乘自宋熙寧以來六七百年修者凡十有四則奔濤駭浪震撼衝齧之故也雍正五年秋九月余來守郡陂告決溪水注海如建瓴急鳩金督工役明年五月決口乃塞六月旱諸郡災興獨稔陂之力也又明年工竣於是考境內水利如南安陂東角遮浪海隄林墩斗門將次第修舉而余有署篆東甯之役諸所欲修未克竟乃屬莆之君子與其父老而告之曰水利者民命也聖人治天下莫先治水今

天子神聖凡秦晉燕趙水利之湮幾千百年且一稟

宸謨復三代之蹟况三吳閩越負山濱海之區溪竭則民

不耕海溢則鹹害稼非槁壤卽汙萊者乎天下事患不成
尤患易敗惟繼者皆如作者之善時思慮而豫防則力省
而功易集余來此邦幸風化之淳轉移之易以其間相度
土宜補前人所未及貽我民數世利乃一官傳舍陂甫竣
而余去去而復來其可必乎夫修舉廢墜太守之責無可
誌者徇邦人之請援筆書之亦使後之君子知歲月之易
遷而綱繆未雨明作有功云爾糜金錢若干出之得水田
畝者十之七捐十之二贖十之一董其事者貢生林時邁
之力多焉

重修水蘭陂記

林源

六府首水天地閒利害之鉅莫水若也莆昔溪海相通平疇斥鹵惟蒲生焉合三邑三百六十澗之水不爲莆利而爲莆害宋熙寧以前之民困可想矣李長者宏不惜重貲相度砌築陂成既田數萬頃轉大害爲大利又撥塘田租立陂司正副掌其事有罅隙卽修貲省而財有餘工逸而陂永固自陂田屢巡視疎遇衝壞報官動稽時日匠役張大其工外堅中薄犬牙鉤鎖之法不講屢修屢壞職此之由明以前修十

國朝康熙間修四雍正五年陂決太守沈公起元修之十年又決太守蘇公本潔修之二公自爲記乾隆二年大水

捐橋石二龜三汕刷兩岸馮公隄爲甚邑宰屢易因循三
年損壞滋多需費不入文安陳公玉友由戶部郎來攝郡
篆謂民命攸關剋日興工廉知派浮於費減其半邑侯張
公繼鏡述公德意民乃輸將仍出俸金墊給五年七月功
乃告成非公明斷速修淹遲彌久衝潰彌深浸假溪海相
逼患乃亟矣民請公記之公謙讓邑侯藍公應襲履任親
勘以記屬余余不能鋪張盛美惟據實直書俾人知公德
云抑志載明方伯周公瑛作修陂記云近多作涵洞走泄
水利舊所爲水則竊而低之公愛民未已請治原圖委慎
其操縱而處分耗水者則利益溥矣余亦以是請陂集

重修木蘭陂記分巡道蔡琛

從來功著一時者踰時則已業稱一世者越世則已豈其利有未溥澤有未遍歟抑作者創於前而守者鮮能承於後歟鴻功鉅業相承廢墜而中落所謂莫爲之後雖盛弗傳也莆田之建木蘭陂惠濟侯李長者之功偉矣侯生宋神宗朝應詔成陂當其觀泉度隰鳩工庀材心思智力之所及若有神助陂闊七百餘載鉅工屹立上截溪流下禦海潮漑田四百餘萬頃歲出賦六萬五千有奇派俸溱洧利比鄭白豈止著一時稱一世哉甲申秋余承乏興泉監司水利專職與同事諸君講求與濟次年夏旱魃爲虐農

夫輟耕入秋霽雨積水泛溢余親至其地詳度咨諏患在
陂久未修河路淤塞耳適莆田令王濶亦心切爲民捐濬
柳橋白馬廟三亭四亭南門各河八百八丈侯之裔孫泌
捐濬嶼上東埔鯉魚墩溝頭韭菜灣謝厝各河道三百九
十八丈丙戌季冬興工丁亥暮春畢事前之淤者通矣越
歲戊子余以陂陷源阻捐廉爲倡時攝興化府事觀察奇
公寵格攝興糧事司馬徐公德峻莆田令王君濶仙遊令
胡君啓植與興屬庶司量力各輸共得銀千百餘圓擇泌
子弟挺元龍司其事越五月告成前之傾塌繕完如舊矣
早有所蓄無竭澤患潦有所洩無泛溢虞侯之功愈昭昭

人耳目也工竣制軍崔公觀兵壺蘭冒雨往視入廟拜李侯贊不世之功並嘉後裔之克肖深拳拳於民事也古稱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今蒲陽數萬頃之田溪流衝之海潮齧之善治地者不得不與水爭但爭諸創始者氣銳爭諸因循者力衰經理有人歲修有法察於早治於微庶水利不朽侯之功亦不朽所望夫留心民瘼者

乾隆三十三年
季秋 陂集

重修木蘭陂記

知縣王文昭

蒲邑古稱蒲口稽昔溪海相通所生惟蒲爰以名邑嗣去水爲蒲宋熙寧以前苦旱苦澇合永春德化仙遊三百六十澗之水不爲利而爲害惠濟侯相形勢疊石成陂溪水

不竭民田灌溉有資海潮不溢禾稻不虞鹹鹺莆南北洋
數萬頃惟陂是賴數百年來狂濤巨浪驟隄時修時圯動
費金錢俱兩洋得水田勻捐前府憲沈勒石遵循辛未九
月藩中丞至莆駕勘木蘭入廟禮拜令興修侯之裔孫貢
生泌曰按畝捐修向例也感大憲念功勲獎宗祖敢不承
先志余嘉其好義爲請

題叙十月旣望興工次年正月報竣又捐修陂南北石橋
北用整石砌築並濬南陂口二百餘丈計費千有餘金與
惠濟侯後先輝映然不有藩中丞之觀風問俗亦末由而
興化行自上惠澤與蘭水同流矣壬申八月余署任東甯

一官傳舍不可不有以誌之以鳴一時之盛舉焉碑記

募修木蘭陂引知府徐鑑

水利之於民大矣哉莆邑負山濱海中間平疇數十里古皆斥鹵沮洳不毛之土變斥鹵爲膏腴易沮洳爲肥美稻收再熟歲屢豐年地狹民稠卒不憂其不給則曰繫水之故其中依山循溪築埧灌田畝以十計百計千計大者以萬計惟木蘭陂全漑南洋而波及北洋者功最鉅陂創始宋熙寧間侯官李長者宏奉詔度地截海布石遏瀨溪全流南注爲大溝七小溝一百有九漑南洋田十數萬畝元總管郭公朶兒張公仲儀又開萬金斗門分漑北洋歷

宋元明及

國朝初年修理不一其人然皆補塌陷築傾圮費以百計
千計無以萬計者惟今之修陂而兼濬溝者功最難陂宜
修南北岸耳乃陂口壅沙阻水昔順流而下今滌洄而入
矣總溝沙石壅遏昔汪洋可駭今阻礙難通矣大小溝易
盈易涸昔流通潴蓄今淤淺窒塞矣雨多則淹少則乾水
旱無一可昔之膏腴肥美者不淪爲棄地乎莆人無智愚
良賤知其當修然狃於目前習於便已皆非能爲久遠之
計者也嘉慶二十二年鄉人修之以工大費小而止二十
五年升任俞太守議之道光二年鄉人又議之皆不能成

幸逢制憲金匱公蒞閩最久爲民生謀利害最周今夏李
司馬來攝判篆卽令察看情形王令及一鑑先後進省直諭
以修復之方古人有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又曰非常之
功必待非常之人竊謂天下無難事以爲難則無以圖其
始天下無易事以爲易則無以要其成計修陂設夫築堰
堵壩運沙之費二萬餘緡挖沙濬溝之工一百餘萬事如
此其急也功如此其大也鑑等責在守牧不辭肩任所望
富人不惜其財貧民不愛其力按戶集資度田分土惟義
乃奮惟衆乃速惟和與公乃成若夫退縮者糾之惰慢者
懲之桀驁不馴者治之則又鑑等之欽承下風不敢不聞

勉從事以期有濟者也惟所費既鉅理宜捐廉倡率尤望郡人士之廣爲俛助云

萬金斗門記

元金汝礪

莆割木蘭陂迄今三百餘禩陂之南岸置斗門灌惟新連江等九里田北洋延興孝義仁德三里波所不及世數推移天欲均其澤張侯孜孜爲民興利畢力鳩倂於陂之北岸新剏斗門扁曰萬金浚開河道分灌北洋耕者獲耒耜之利商者樂舟楫之便陂下潮汐往來復重造通濟石橋六間以便行者始事延祐乙卯之冬迄功丙辰之春攻之成之民忘其勞夫以李侯之力能捍永春德化仙遊三縣

青陽水利志 卷一
溪水剏陂三十二間而北洋不立斗門其意固有待也侯
初欲引年休致適憲使劉公參筵按士民遮道攀留公嘉
其以廉律已以誠化人年雖及而力不衰宣闡省府自以
其深識治體亟勉就職以此得成功是秋僉憲任公極與
八刺公到郡又察其濟人利物公論所歸移文激勸相視
地宜且謂水性就下北洋地卑恐積而爲害臘月又於蘆
浦陳壩重砌斗門二座以洩之使北洋三里田旱不乾潦
不溢爲萬世利侯之功後其有思乎侯燕人亞中大夫興
化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名仲儀

陵集

修南洋橫山隄岸記

彭鵬

障三邑三百六十澗之流以溉南北二洋稻田數萬頃木
蘭之利大矣怒潮激湍歲久易壞

皇朝辛卯丁未一再修庚申又修余時董其事惟陂是急
循陂而下里許爲橫山延袤百餘丈中界溪海溪流右突
海波左齧勢駿駸將決決則陂南流入海而南洋之田困
南流急趨下卽北流力殺而北洋之水亦困非固隄陂修
奚益余故具其事於前碑戊寅秋大水陂塌圯將半而橫
山不絕如綫民以聞郡邑咸謂修陂因舊築隄創始陂修
有成跡可循隄之築必填舊海以過其衝購地開新道以
順其流雖勞與費十倍於陂弗庸憚也當道然其議郡司

馬趙公世安邑侯金公臯謝贊獨力大守詳請而委重焉
經始木蘭急上流也築隄則計畝樂輸南田六北田四邑
侯金公捐二百有奇鄉紳林君楨亦出貲百至慎出納課
工匠董事咸矢慎勤隄長二十四丈三尺高四丈二尺廣
二十丈糜錢一百一十九萬六千六百文又以錢六萬六
千一百文新錢妃李侯宮建馮禪師廟未及徵者籍其數
爲護隄石埽之需工旣竣竊喜前之有待者今克成績非
當道愛民曷以得此而紳士爲桑梓策皆可嘉宜勒貞珉
俾後有考又潮汐激盪石埽之設尤宜繼隄而有事者也
余更翹足以待縣志

岳公橋記 明林文

莆郡城東之白埕舊有渠通水蘭陂水灌田正統壬戌秋潮漲隄決水盡洩於海成化初原史官岳公來守郡南力等九里耆民來告詢得實買田別決渠以通水造橋其上以通人行橋成耆民伐石爲碑請予書名以頌公惠名曰岳公橋公來莆興民利最多此其一耳

成化二年立
宏治府志

蒲坂興造碑

蒲坂爲南洋奧區壺山南峙蘭水西下沙溝折北而東分一支逆注坂中昔人嘗引沙溝而合之未能也又嘗於坂之東北隅爲橋垂成而廢於橋之右爲佛刹久而圯於是

襟塗背虧民弗甯居人文亦幾乎熄父老患之致厚屬於
余嘉靖四年秋余謝事歸適高安傅侯朝晉丞吾郡告以
是議市田率里人鑿渠橫亘百二十餘丈引沙溝達坂中
轉而東注而溝成卽橋舊址纍石橫梁改塗東出而橋成
又卽佛刹舊址爲屋四楹以祀土穀地神旁祀他神前闢
爲門後聚巫祀且聚土植木而社又成傅侯躬督率擘畫
五十金江丞字八金助費溝橋余終其凡役里人礱石請
記紀斯役之成並系以詩曰繫茲蒲坂實惟水鄉東醜一
渠直注中央西望沙溝阡陌微茫決而通之其流泱泱前
繞東匯溢以鉅梁濁流爲清可飲可湘渠道不紆以舟以

航惟社有神保障一方既奠厥棲降福穰穰百千年來孽
舉畢張劔辭珉石式垂無疆

山齋集○按是溝之開蒲坂內溝遂以停淤爲患

重修林墩陡門記

明朱澍

天地自然之利得人理之則其用不窮莆有木蘭成陂溪
壑之水循壺山而下沛爲通渠徧溉田畝濱海三陡門扁
閉緒蓄澇則啓鑰以出其餘歲久弊滋簷溜未徹何渠遂
枯非直涵竇之咎也嘉靖辛丑太守姑蘇澱山周公下車
軫念民隱尤拳拳於水利明年秋民以陡門告公按行親
閱召鄉民有職於是者籌畫經理務盡厥情檄邑主簿邱
斌董其事斷絕漸盡出其底結砌於兩門之旁距海鋪巨

石迅流衝激淪伏於淵者度其勢弗可出更伐石以固其
趾徂春告成吾閩水利無專官簿書期會所不及吏得苟
且以逃其責自非體國愛民常事任責之君子不求近名
而圖久遠之利者率未暇以爲茲役也不擾而事集昔人
謂爲民節用始牯河然畜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君子觀
是可以知政矣公名大禮字子和贊其成則別駕北泉張
侯節推三洲章侯也

天馬山
房文集

修林墩陸門記 余廳

林墩之有陸門匯木蘭上下洋之水而注之海也木蘭未
築溪水無所瀦海水無所障木蘭旣築海水雖安瀾而讓

道溪水尚橫決而爭趨陡門之設旱則障使不出潦則洩使不溢又木蘭一大通塞也自宋治平以來六七百來而壞於順治癸巳之秋予率里人截上流堰洪波而隄之幸水性安瀾農工不害如是十餘年天吳屢災長隄突齧不絕如絲邑侯江陵沈公銳意修復乃以修木蘭縮節之餘加稅南洋得水之田又以田之差次定役之繁簡以地之遠近量力之多寡謀既定以屬不佞於是伐木爲樁鑿木爲坎燒蜃爲灰填石爲底周以巨鼎鑊以高牙工及半沈公以他事去新侯許州王公至循按成績加近水之稅役地著之工而事始竣嗚呼地方興利之事未有不謀於有

司然無其志不欲爲無其力不能爲二者備矣不幸而上
下相承始終相格則爲之不成勢或阻之是役也非沈侯
圖於始則一望滌滷長爲蛟龍之窟非王侯圖於終則未
成簣土誰騰黃鵠之歌今者溪海迴瀾畝圳不溢人皆知
土德效順不知二侯締造之艱有與始有與終功並茂也
予里人也執筆記之沈侯名廷標江陵人進士王侯名克
教許州人貢生 縣志

立東山水則序

明陳稔

人之所以賢者仁與智也利害不兩立是非不同遂仁者
與其利而不害之萌智者審其是而不非之雜此欽差聞

辦黃石魚課官馮君重修東山水則之所以爲賢也初宋
熙寧間李長者堰木蘭陂障永春德化仙遊澗壑之會流
而渠之東漑南洋維新等里田瀕海洋城林墩東山斗門
相次而作設涵竇助斗門之不迅而東山居一焉蓋斗門
低出渠下闊過尋丈有門以啓閉涵則高出田上徑不盈
尺首尾洞達而已元季以勢力滕東張埕口海地爲田者
相踵然斥鹵歲不可登明初縣民林用震李仲章以直得
之用震居多遂垣石外護圳流中繞連亘數里之埭而微
深廣東山涵竇以取餘漑之益又計礪穀之利通舟爲便
悉平置涵按上渠順勢之注而私創斗門於東張自是李

長者之渠常涸而彼私設之圳流魚鼈充羽帆楫絡繹數年之間南洋民食公賦皆乏而用震富甲一郡洪武十二年冬縣丞壽昌葉彥輝以公事之莆田興福諸里民茅汝直等數十人泣訴道右彥輝受其辭府學教授吳性傳爲木蘭之水歌以激勸之遂遣連江里余原誠督其役然不塞其渠築其隄而涵於上乃因震之非而抑損之砌石如斗門攻石爲圃竅其首設夫主之約令曰東張澄口之田涸乃啓閘石閘重不二十鈞手其竅而起暮夜竊舉孰能禦之澇則閉乾且啓東張澄口之利不減於今南洋之害不減於昔十五年春赤地數百里旣而雨溝澮皆盈而東

山之閘大啓茅茨直欲訴於郡縣恐一日之緩水澗可待
奈耕事何馮君孔邇敏而達勇而決遂造而告焉君曰噫
予職魚課水利曷敢不急且世農家躡跡行伍歷遍江湖
知民間利病今奉勅而來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卽同欽差
官盱眙駱君步造東山召余原誠復董其事定議立則鳩
徒計庸始工四月甲午越六日庚子告成砌石涵底崇六
寸置閘其上攻石厚七寸闊二尺長如涵之廣有竒而冒
於閘端植木柱於旁而機鍵之官收其鑰澇啓以泄乾閉
以蓄水襄閘而注者以溉林李之埭於是東山涵閘乃爲
南洋之利自播種以至登禾田疇漲溢咸稱君智美君仁

汝直等屬余爲序余惟彥輝治邑多善狀東山之役功雖
不終于今稱之况馮君之德之惠又疑過之哉馮君名楹
字巨川儀真人八月望日序

與吳太守論莆田南洋水利書

明朱瀚

木蘭爲陂莆成樂土爾來四百七十年矣歲久弊滋簷溜未停溝渠盡涸士大端居足跡未至海上無由識其利病間有知者又不遇當道君子無從開陳以釐正此事官府間因民言差官踏勘風沙蒼莽閱歷難周嚮道之人又皆彼土豪猾或義民省祭之類指害爲利倒私爲公官莫知要領此莆中深根固蒂之疾翠渠周公作志時憂之已深

今去其時四十餘年大壞不可支持年年以災傷奏聞乞免糧稅將使樂土變爲荒邱幸逢太守體察此事誠莆人更生之機漸生長海濱熟究本末只如東山水則地極僻左已數至其處近復自東山步至甯海隄岸亘二三十里久旱見底涵洞穿穴舉集目前深切浩嘆大抵莆中洋田依山附海由高趨卑盡處爲隄田土高低已爭二尺以水準之可知此卽今之居民往來內隄是也海民又於隄外海地開爲埭田漸開漸廣有一埭二埭三埭之名外復爲隄障海此卽前太守月溪黃公所修石隄是也埭田低於洋田或二三尺或三四尺爲埭愈多其地愈下沮洳斥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利走泄只如東山斗門至水則二三里溝水依山壞因
附海水高田低隄塍單薄一鋤可達勢若傾盆家家如
是計其所費比之水則二尺六寸之闊六寸之崇何啻
數十倍今隄岸不修棄有用之水水則高舉廢已成之
田百年成規一旦輕易誠爲未便且海民以此爲命移
高一寸以爲一尺曠野之地何所據以明其不然後且
紛紛勢須更定是貽莆中水利深錮無窮之禍也於是
以大石依水則鋪平外面填其穿穴令涵實滅殺溝渠
之水襄則而過足灌海田彼民無自而肆其私說是則
區區一得之見也大抵水利關要在內隄離溝差遠涵

洞難於私通誠乘農暇修築高廣以一丈爲度溝逼者
移令稍遠其開涵通水去處爲圳以達內涵有常數則
外隄濫設木涵陡門不待禁而不爲矣

天馬山
房遺稿

重修南洋水利碑

知府宮兆麟

匯永德仙之水東下迴瀾橋導以大小溝灌溉萬頃洎夫
海蕩成田另分外埭低穿隄吸水日甚一日而弊不可勝
窮兆麟與別駕稽公旋邑宰王君恆及黃之紳士集隄上
相度余曰水則不可不定也定則洋埭之民不爭紳士曰
東山水則前人成法前太守范公嘗依其則勒於東華中
流巨石以石度之受水尺五寸有奇沿海民曰是亦足矣

降此以下水已無多當與洋民共節天物以濟焦枯毋便
已而竭其澤又涵制不可不畫一也紳士曰地表延三十
餘里涵之淺深旣依水則其廣狹之數視田之多寡而給
之道外隄曰東西涵不可不改正也鄉之民曰前人成法
也余曰前人法誠善將一成而不易若其意善必爲斟酌
此涵圯而復築保無私改乎埭田內障溪流外捍潮汐需
水開內涵納之蓄水開外涵設之啓閉以時量入爲出古
之制也今也七百畝之田畛域三四五里內涵四以寸計
外涵二以尺計表裏懸殊非制乃酌底低埭田七寸高與
隄稱闊減四之一伐石以鑿之外此凡出水之涵不如法

青陽水滸記 卷七
者悉依古制通請列憲行之董其役紳士李鳴河陳正
陽朱宏烈程八鳳吳雲梁余占龍令別駕張君思振考成
之監工凌厝司焦潤祖糜制錢二百十緡出請輸者紳士
請勒石俾後之吏斯土者有所考焉為記

節錄塘頭碑文

復南洋海隄記

至元辛卯秋風濤爲害莆南海隄掃地軍儲民食以石計
者八萬胥失焉廉訪張公亟符府縣官修築大輸財小出
力役之利病民不能自達者上言於公凡三閱月內若外
重隄如舊內二千又外五千餘丈基之廣內一丈六
外二丈五尺既隄戶之科調而護之年穀用成萬